

〔法〕让·迪夏托 著

爱丽舍宫谋杀案



爱丽舍宫谋杀案

〔法〕让·迪夏托 著

朱邦造 郑业奎 林 方 熊金雁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MEURTRE À L'ÉLYSÉE

ÉDITIONS CALMANN-LÉVY, 1987

根据法国卡勒芒—莱维出版社 1987 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方 平

封面设计：施本铭

朱邦彦、郑国合、熊金雁 著

（法）让·卡勒芒—莱维 著

朱邦彦、郑国合、熊金雁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大街 22 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印张：6 字数：130,000

1988 年 9 月第 1 版 198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8,000

ISBN 7-5012-0107-2/I·24 定价：1.50 元

译者的话

本书是法国1987年出版的一本虚构的政治小说，因涉及当今政坛人物而立即引起轰动，并成为畅销书。故事围绕1988年法国总统选举而展开。

在总统选举前夕的一个深夜，万籁俱寂。突然，法国总统特别顾问阿塔利接到总统府秘书长比昂科的紧急电话。他匆忙赶到爱丽舍宫，获悉密特朗在总统府内遇刺身亡。法国面临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时刻，因为选举的序幕此时已经拉开。阿塔利和比昂科经过秘密磋商，权衡利弊，决定暂时封锁消息，不向外界作任何透露，同时由阿塔利负责私下侦查，定要尽快破案。在艰难曲折的调查过程中，阿塔利陷入左、中、右各派势力勾心斗角的汹涌旋涡。社会党的罗卡尔、莫鲁瓦、法比尤斯和若斯潘各自盘算，觊觎总统宝座；戴派总理希拉克十分自负，深信下届总统非他莫属；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雄心勃勃，妄图东山再起；前总理巴尔老谋深算，意欲染指；极右派头目勒庞气焰嚣张，到处进行蛊惑宣传；中间派、中左派、左派和极左派也都披挂上阵，施展计谋，以求一逞。就在阿塔利确信已掌握证据，抓住了凶手——密特朗的宠儿、前总理法比尤斯的时候，案情却出人意外地急转直下，一切终于真相大白了。这出热闹的政治戏剧得到了一个喜剧性的结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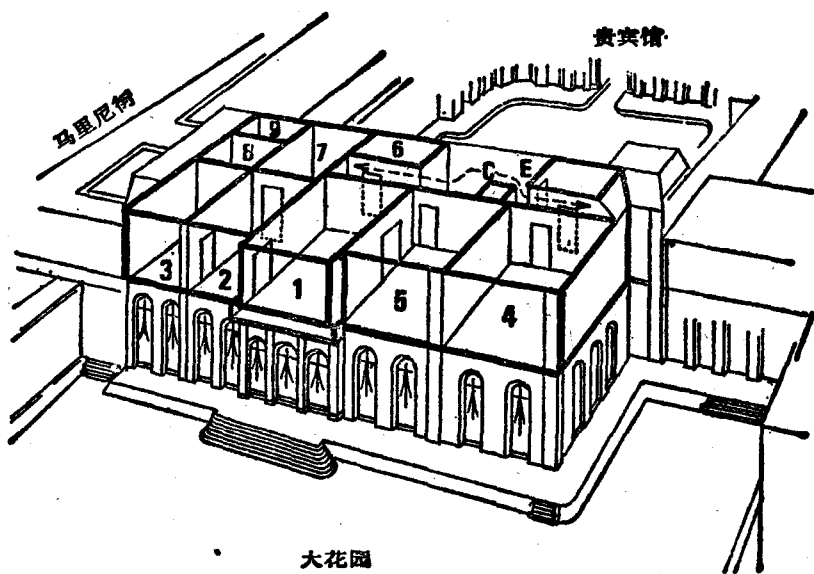
这部虚构的政治小说所刻画的人物都是今天活跃在法国政界的各派势力的代表。作者让·迪夏托把这些真实人物编

织在这篇虚构的故事中，人物的思想和行动又符合他们各自的性格和地位，这是颇具独创性的。因此，本书具有一种揭露法国政坛内幕的独特的深刻性和辛辣的讽刺意味。本书情节起伏跌宕，人物惟妙惟肖，令人读来饶有兴味，爱不忍释；各界读者和关心法国政局的研究人员、外事工作者，还可以从中获得种种信息，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法国政坛的脉搏和动向。

原出版者的话

本书纯属虚构，其目的仅在使读者得到消遣。所叙事件以及书中人物的言论、情感和行为与现实毫无共同之处，完全是为了故事情节的展开而凭空想象出来的。

爱丽舍宫二楼平面图



1 总统办公室

2 雅克·阿塔利办公室

3 让-路易·比昂科办公室

4 让-克洛德·科利亚尔办公室

5 总统秘书处

6 前厅

7 候见厅

8 比昂科秘书处

9 副秘书长办公室

←C→ 走廊

E 楼梯

目 录

原出版者的话.....	iv
第一章 一声枪响.....	1
第二章 开场锣鼓.....	18
第三章 出其不意.....	34
第四章 命途多舛.....	53
第五章 魔棒一挥.....	69
第六章 意外打击.....	85
第七章 气急败坏.....	102
第八章 发出警告.....	117
第九章 懊恼沮丧.....	133
第十章 晴天霹雳.....	150
第十一章 急转直下.....	176

第一章 一声枪响

星期五 21 时 15 分，布朗歇医生街，巴黎（第 16 区）

雅克·阿塔利的公寓套间里一片寂静，静得几乎有些令人不安。5 岁的热雷米终于象小天使般地睡着了，他身边的地上，放着向爸爸要来的一杯水，刚刚喝了一口。隔壁房间里，孩子母亲手里拿着的杂志《她》已经落在胸前。她本该等着她的丈夫，因为今天晚上，雅克还有工作没有做完，可她已困得打不起精神来，昏昏入睡了。

共和国总统的特别顾问在自己的书房里，只穿着袜子在松软的机织割绒地毯上来回踱步。只有办公桌上的台灯亮着，强烈的光线照着几页稿纸。阿塔利又坐到桌前，把刚写的最后一句再读了一遍，扶正眼镜，从一摞纸底下抽出一页来，仔细地看了看给自己的论文暂定的题目：《流体力学和现代政治体系》。“还真有点狂气！”他竟说出声来，脸上露出了调皮的微笑。他又站起身，来回走动。在政客政治变得如此令人担忧的时候，是难以聚精会神地思考理论问题的。总统选择安全问题来触发同总理的危机是否有道理呢？现在是不是结束共处（按右翼人士和新闻界的说法，则是“共治”）的时候呢？看来，未来几个月的斗争将是激烈的，结局未可预料。无论如何，明天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那几份关于帕卡^①法案提

① 夏尔·帕卡，现任内政部长，为安全问题的主要负责人。——译者

出后公众舆论状况的报告好好研究一下。

雅克·阿塔利突然在房子中间止住了脚步，他摘下眼镜，仿佛目不转睛地盯着墙上的某一点。蓦地，他好象不再是一个44岁的人了。那成熟的知识分子的神情消失了，他变得象一只正在为自己觅巢的雏鹳。

他坐回办公桌前，修改论文最后一章的题目。“论各政党的运行”改成了“论政治机制的运行”。

21时18分，出人意料地响起了一阵不适宜时的劈啪声。原来，阿塔利刚才出席为弗朗索瓦兹·萨冈^①举行的鸡尾酒会后回到家里，忘了把接通录音机的电话转接回来。他急步走到电话机前，将电话重新接通，取下话筒。

“雅克吗？我是让—路易……”

阿塔利立即听出是总统府秘书长让—路易·比昂科的声音。

“是的，什么事？”

“雅克，事情十分严重。你马上到爱丽舍宫来一趟，请从边门进来……”

雅克·阿塔利什么问题也没有来得及问，对方已经把电话挂了。他机械地系好领带，穿上皮鞋，套上外衣，走出家门。负责他的安全的便衣警察正站在门口。

“出什么事了吗，阿塔利先生？”

“有急事，我要去爱丽舍宫。”

“那我陪您去……”

“随您便。”

阿塔利坐在驾驶座上，便衣坐在他旁边。一路上，弗朗索

① 法国当代著名女作家。——译者

瓦·密特朗的特别顾问在思索着：会出什么事呢？肯定和法案的事情有关，总统已经下定决心，要加速事态的发展，尽快引起同希拉克之间的危机。他想把自己的顾问召集到身边，向他们说明应当采取的行动。人们既希望又惧怕的争斗，今晚就要开始了。不管怎么说，总统的判断一直比别人高明。但是，必须很快使一切部署就绪，必须不出任何差错，不使总统陷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局面：3年前，如果总统周围有影响的人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不在总统面前毕恭毕敬地缄口不语，本来是可以不举行那次流产的公民投票的。显然，对弗朗索瓦·密特朗，必须敢于讲真话，讲负责任的话……

21 时 33 分，爱丽舍宫

一个显然已经接到通知的卫兵打开边门，向雅克·阿塔利的汽车举手行礼，汽车的轮胎压在花园的砾石小径上，发出吱吱的响声。

第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是，爱丽舍宫侧面小门的台阶上，让一路易·比昂科正独自一人等着阿塔利的到来。这样的礼仪非同寻常，尤其是在这么晚的时候。身材魁梧的比昂科走近阿塔利，把手搭在他的肩上，领他走进狭窄的走廊，朝专供总统使用的电梯走去。

“雅克，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一个可怕的灾难。什么也别谈，到我的办公室来，我们要尽量保持镇定。”

阿塔利莫名其妙地跟着比昂科走上二楼。比昂科带着他穿过总统秘书处办公室、总统办公室、阿塔利本人的办公室，最后来到爱丽舍宫秘书长办公室。这倒并没有使阿塔利感到特别惊奇。让一路易·比昂科坐了下来，取下眼镜放在桌上，神色绝望地盯着阿塔利。看上去，他象是一根被砍倒的葡萄

支架，一只被流弹击伤的鹈鹕。

“我必须马上告诉你，雅克，真是骇人听闻：总统死了。”

“你说什么？”

雅克·阿塔利惊得仰倒在座椅上，双臂从扶手上垂落下来。然后，他缓缓地坐直身子，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又问了一句：

“你说什么？”

“听着，雅克，这是一件谋杀案。我尽量镇静地把今晚在这里发生的事情向你叙述一遍……”

“在这里？”目瞪口呆的阿塔利打断了他，办公室暗绿的灯光照着阿塔利阴沉的脸。“总统被谋杀了？就在这里？什么时候？”

“就在他的办公室里。半小时前。”

渐渐地，让-路易·比昂科尽力克制住了自己的慌乱情绪，向雅克·阿塔利叙述起这个不寻常夜晚的离奇故事来。

“晚上7时左右，总统从外面给我打来电话。他要我请莫鲁瓦、法比尤斯、若克斯、若斯潘和罗卡尔^①晚上8时30分到爱丽舍宫来。”

“罗卡尔？”

“是的，是的。他明确地告诉我，他打算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见他们。但他要我把他们一起找来，因为他不知道同每个人要谈多长时间。我必须留在爱丽舍宫接待他们，陪着他们，等总统叫时，再一个一个地领去见他。”

“总统没说要找我吗？”

① 莫鲁瓦和法比尤斯曾任总理；若克斯曾任内政部长，现任国民议会社会党党团主席；若斯潘为社会党第一书记；罗卡尔曾任国务部长、农业部长等职。均为社会党各派领袖。——译者

“我不知道，雅克……”

“可我刚才还见到他的，在鸡尾酒会上……”

“我不知道，我的印象是他突然想起应该做些什么，他要尽快采取行动。”

“嗯，嗯，有可能……你知道他要同他们讲什么吗？这些人都来了吗？”

“别急……”

“他死了……真叫人难以相信，让一路易，难以相信。你刚才说是谋杀。可以肯定吗？是谁杀死了他？”

“不知道。我想把今晚发生的事情向你复述一遍，好让我们共同决定应当采取什么措施。”

“谁也不知道吗？”

“谁也不知道。听我说，皮埃尔·莫鲁瓦是8时25分第一个到的，接着来的是洛朗^①，然后是若克斯，最后是米歇尔·罗卡尔和利奥内尔^②。8时35分到8时40分之间，他们就都到齐了。我可以告诉你，当他们发现是一起被邀请来时，都感到十分意外……”

“我想象得出！那……”

“我们就在二楼旁边的候见厅里一面闲聊一面等候总统。我们特别谈到了帕卡法案，大家都以为，弗朗索瓦·密特朗想同他们谈的是这件事……”

“不是这件事吗？”

阿塔利下意识地发现，比昂科第一次没有象通常那样称“总统”，而是直呼“弗朗索瓦·密特朗”其名。为什么一个人刚死，人们就会这么快地改变谈论他的方式？难道对他的尊

① 洛朗是法比尤斯的名字。——译者

② 利奥内尔是若斯潘的名字。——译者

重已经消失殆尽？特别顾问发现自己会有这样的想法，感到有些吃惊，他撇开了这个念头，两眼重又盯住了正同他说话的朋友。

“不是，连我也感到很惊讶，谈的不是这件事，”比昂科解释道。“总统是晚上8时50分到的，他特别亲切地问候了所有人。他对用这种不寻常的方式打扰大家表示歉意，甚至还开玩笑地对米歇尔·罗卡尔说，他习惯于在晚上作政治性的决策！他说，很抱歉要让大家稍候片刻，但他想逐个地同他们中的每一个人谈谈国家的政治前途。然后，他走进你的办公室，打手势示意我跟着他，我们一起来到他的办公室，他请我坐下，向我解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雅克·阿塔利还没有从总统被谋刺的消息给他的打击中清醒过来，他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他或许比比昂科更难控制这样的情绪，因为比昂科得知这个消息毕竟已有半个多小时了。而且，从刚才起，还有一个问题一直在折磨着他，他无法将它隐藏起来：总统为什么一点风声也没向我透露？为什么不向我也打一个招呼？

这时，阿塔利站起身来，比昂科也跟着站起，两人站在窗前，继续进行他们离奇的谈话。

比昂科继续说道：“总统只对我说：‘我作出了一项关于总统选举的决定，我有义务把这项决定通知这几位先生。请让皮埃尔·莫鲁瓦第一个来见我。您就呆在您的办公室里。我会叫您把下一个领进来的。’我随即离开那间屋子，从你的办公室出来，径直来到候见厅，让莫鲁瓦先去看总统。他走后，我把其他人领到科利亚尔^①的办公室，那里更宽敞一些。我

① 总统办公室主任。——译者

没有和他们呆在一起，而是直接回到了这里，我的办公室里。”

阿塔利细心地观察着秘书长平静而又疲惫的面容。一项关于总统选举的决定？这么说来，毫无疑问，总统已决定以帕卡法案为借口提出辞呈了。但是，把社会党的所有头面人物都召来又是干什么呢？难道总统在最后时刻就这么轻易地决定不参加竞选了？令人难以置信……

“一项关于总统选举的决定，”雅克·阿塔利接着说，“你还知道些什么吗？”

“唉，不知道！说实话，除此之外，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了。我当时就坐在这里，”他无意之中有些做作地指指自己的扶手椅说，“莫鲁瓦在总统那里。他是20时55分进去的，更确切些说是20时53分到55分之间进去的。接着就没什么事了。突然，我听到从总统办公室传来奇怪的声音。一声沉闷的响声，接着是一声低沉的撞击声，象是一个很重的东西倒了下来。然后是开门的声音。当时大概是21时10分，误差不会超过一分钟。我立即赶到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办公室里。他还在，那样子象是想站起来，却又跌倒在座椅上，但眼睛已经直了。几乎没有血迹：上衣敞开着，衬衣靠心脏的地方有一个红色的小洞。”

“太离奇了……”

“你不知道有多……我向你坦白，雅克，我惊呆了。这当然是由于这起凶杀案对我的突如其来的打击，但也是因为我很想到，在这层楼上只有我们这些人，或许，这是一起性质更为恶劣的谋杀案呢……”比昂科说到这里显然有些犹豫。阿塔利催促他：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想，这件事可能是总统请来的某一位客人干的，或者是这个客人领进某个人刺杀了总统……”

“你在胡说八道，我可怜的让-路易，”阿塔利驳斥道，但他却吃惊地发现，自己恰恰也是这么想的。

他们两人又坐了下来，比昂科接着把事情说完。当时，他被这可怕的念头攫住了，便朝尸体俯下身去，他确信总统已经断气。他跑到办公室门口，没看见任何人。于是，他决定，对社会党的那些领导人暂时什么也不说。他只叫来了总统的亲信、负责安全工作的普鲁托少校。

“普鲁托？”阿塔利感到诧异。

“是的。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在这种情况下，他会知道采取何种措施的。再说，总统到来时，我还看见他在台阶下同总统谈过话。总之，我叫来了普鲁托……”

“嗯……”阿塔利嘟囔着，他一直不明白，弗朗索瓦·密特朗和普鲁托时常窃窃私语，不知道都说些什么。

“普鲁托的效率极高。经过检查，他确信周围没有任何人，就通知爱丽舍宫各个门口的警卫，未经他允许不准放任何人出去。我帮助他把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尸体抬起来，他把尸体扛在了自己的肩膀上……”

“总统的尸体在哪里？”

“我根本不知道。那是由普鲁托负责的。”

让-路易·比昂科和雅克·阿塔利沉默不语，虽然只有几秒钟的时间，却显得那样漫长。事情发生得太怪诞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在爱丽舍宫的办公室里被一个逃之夭夭的凶手谋杀了，而这一切还是发生在总统接见社会党最高领导人的时候。或许，总统的尸体还在爱丽舍宫里。社会党的领导人也在，但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雅克·希拉克总理和政

府成员离出事地点都很远。知道这件事情的，只有他们俩和普鲁托少校。而他们，一个是特别顾问，一个是秘书长，都是他们所爱戴的这位总统的最亲密的助手。在这历史性的时刻，他们仿佛真正掂出了自己肩负责任的分量。

怎么办？最合逻辑、最普通、最显而易见的做法，就是报告警察局，报告总理和近在咫尺的社会党朋友们，然后晓谕全国。他们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在这举足轻重的5分钟里，他们为什么决定要采取别的措施呢？

后来，当雅克·阿塔利回忆这紧张而富于悲剧色彩的时刻时，他已说不清楚他们的推理是如何形成的，也说不清楚到底是他还是让一路易·比昂科提出了最具有决定意义的论据。他们两人迅速加以思考的那些论据说来很简单，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可以归纳为两大顾虑。

第一个顾虑是，如果真是社会党的一个领导人策划了这次谋杀，那么自己撒手不管，却让帕卡和他的打手们去进行这样一项有可能给社会党人带来迷惘和耻辱的调查，就是一种可憎的想法了。不如首先设法使朋友们摆脱干系，弄清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其次(这个论据更加有力)，弗朗索瓦·密特朗的两位助手考虑到了近期内的政局前景。社会党没有做好迎接这样一场风暴的准备。在公众舆论看来，雅克·希拉克会立即成为秩序、依靠和国家权威的象征，而且，大多数法国人也会认为，他参加总统竞选是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而社会党则会由于很难找到一个能为党内各派别所接受的候选人而发生分裂。米歇尔·罗卡尔一定会宣布参加竞选，但是，痛失领袖——父亲——的“密特朗派”会认为，他的候选人资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缺少合法性。法比尤斯、若斯潘、莫鲁瓦、埃尔